

苕溪中和齋

無錫張聿青先生醫案

一

卷

張青
醫書

宋
聿

署
蕭
沈



且休館主聿清氏小影



聿青光題
國璋并書

君才實

醫國而

竟老岐

黃多病

仍勞苦

論心尚

激昂海

塵空擾

古兒坐

堂促膝

幾長夜

應知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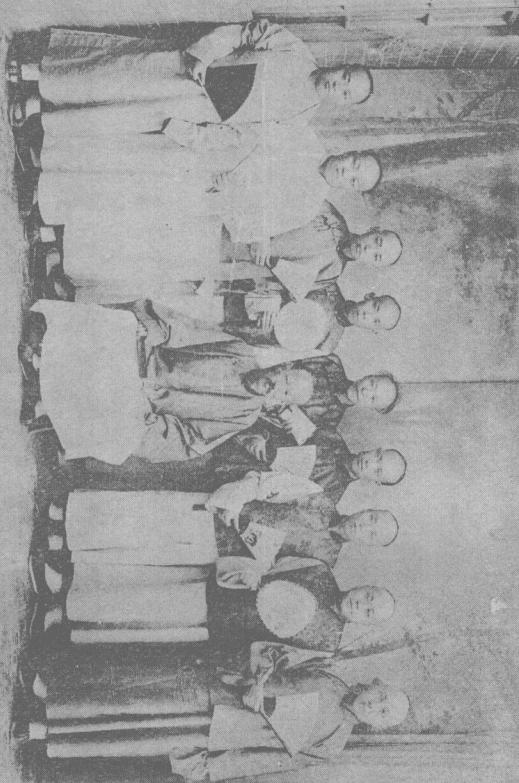
光緒二十四年丁酉桃月照

國璋

會良

圖譜侍館休且

館曰且休何謂也且聊且也休。余也侍館者曰譜生
畫諸生列侍之形也僕店此錫茗取酒縣濟寧全聚
館曰且休何謂也且聊且也休。余也侍館者曰譜生
四方之入門多千里之轍廬於墓蓋於其安得付之
於不顧乃言
休而棄之哉
欲藉休具保
而積勞致疾
余年惟有師
事改且休
也三十餘年之
中曾後數人
谷今南北領
袖一方案取於
得下酒秋懷
治誥望於文
江五多中
樂江侍坐
許江劉詣弟請合咸照片頭題他日遠慕之快且休
格釋來此者竟有八之多是誠難得一憶也於是蘇
館主曰譜因作且休館侍講圖其末館主幸青氏識書



張聿青先生醫案序



自來血氣之病可治神明之疾不可治血氣無知者也無知之耗斂藥可以扶抑之神明有知者也有知之騷亂藥不得而變易之雖然昔之工巧非無治法也三國時華佗有五元化湯五元化者即五性之謂也唐孫思邈告盧照隣語剖析天人歸本于畏慎兩君者不處方而深于處方也若使廢斥義理任其顛倒于迷罔中即起軒皇諸聖人重易內經本草亦不能滌灑而湔濯之人窮于天乎天窮于人乎我不得而知之矣無錫張聿青先生上世工醫少承家學生平寢饋於仲景諸書論治疏方不尙奇異而深中病機俱詳其門人蕭君中孚所爲傳先生以晚年遊滬上名大噪上海一隅地交通中外人氣闐溢其淫佚機巧亘古未有所發之病有靈素所不及思議者先生治反古之疾曲鬯旁通火熱之中無乎不病病益奇益不可治或曰此天也不可療也然吾觀劉完素

朱丹溪當宋季金元之際出死力以與天爭其處方必以培本爲亟全活於瘡痍者不少先生而在亦必投袂奮起盡力以回天者存有醫案若干卷高弟吳君玉純手錄排比將付剞劂以公諸世丐余一言余不知醫獨欽慕先生之風重吳君之誼惟慨世之顛倒迷罔中者將大惑不解安得起先生于九京而進疏瀹之方法血氣神明統歸於治也謹志簡末還質吳君當相與共歎息而已

丙辰十月海虞俞鍾鑾次輅氏謹序

張聿青先生傳

門下士常熟蕭蛻撰

三吳古多良醫。明清之世。松江李中梓。常熟繆希雍。吳江徐大椿。吳縣葉桂。元和陸懋修。聞望著述。後先輝映。雖所詣有純駿。可謂卓然能樹立者矣。其後乃有無錫張聿青先生。先生諱乃修。父工醫。先生少承家學。益孟晉。醇思博稽。以仲景之書爲宗。而斟酌劉李朱薛諸家之說。論病處方。變化萬端。非妹妹守一先生之言者。平生論述甚多。散佚不存。僅得其綱論一二。其論霍亂云。霍亂熱多寒少。孟英固自言之。但其論寒熱二證。有一定之據。如熱病則於未病前數日。先有目中溜火。肛門灼熱等象。然厯見患病者。一吐一瀉。無不肢冷粘汗。脈伏不起。大煩大渴。螺紋縮陷。甚則失音目陷。雖投白虎得生之熱證。未必於未病前如夢英所云也。而投理中四逆得生之寒證。未必不煩不渴。神情狂越。與熱證相似也。村醫每見肢冷脈伏。不問口渴。不驗舌色。妄投四逆。而霍然向愈。亦有肢冷脈伏。大煩大渴。渴而能飲。投白虎地漿而竟斃者。余以三十年閱歷。

始知熱證於未病前先見火象之說。殊難爲信。惟一經芳開。熱象發現。對病用藥方無誤治。蓋熱證有溼邪外遏。寒證爲陽氣閉塞。芳開之法。亦分溫清。然熱證而投以溫開。亦可透發。寒證而投以清開。則反凝濇。此大害也。尤可惡者。隨意呼名。如絞腸吊脚癟。螺之類。霍亂之甚者。螺紋無不癟。經云。衛氣者。所以溫分肉。充皮膚。肥腠理。司開合者也。霍亂則衛氣閉塞。譬如納手於水。濕氣遏抑。衛氣不行。亦致螺陷。卽此意也。其論燥曰。秋分以後。或病欬熱。或渴或否。其變險也。氣喘痰鳴。痰厚而稠。斃者甚多。論者目爲風溫。此燥症也。秋令久燥。金乘所勝。所不勝來復。其克金也。勢若燎原。壯火食氣。則肺氣傷。火燦津液。則肺陰傷。粘痰卽被熬之津液也。然痰色多黃。則又挾溼。火爲燥之復氣。濕卽燥之化氣也。吳鞠通謂伏氣爲火。化氣爲溼。復而且化。故痰兼溼黃。化少復多。故溼不可驗。有脈可憑。有象可稽也。晚年居滬。名益重。遠方求治者踵相接。當是時。

天下大醫。群萃上海。青浦陳蓮芳。武進費繩甫尤著。其人善媚富貴。工趨避。夤緣冒進。借聲勢。或稱御醫。以撼庸俗。餌高糈。然其術至劣。無慮內傷外感。虛實寒熱。一切以不關病之藥。羼成方。蓋未嘗知病有經絡。方有奇偶。嘗試唐突而已。先生初至少知者。一日海關道林某喘作。人有言先生至。御醫陳蓮舫在焉。慢不爲禮。眎其方。皆玉蝴蝶。溷沌衣。厚朴花等。一派似藥非藥者。先生曰。下材淺薄。請有所問。厚朴花性味何等也。陳曰。本草詳之耳。曰。本草多矣。若某某。若某某。吾皆誦習之。未見有此藥也。敢問何出。陳語塞久。乃言曰。大約與厚朴相似耳。先生正色曰。願君誠之。治病非兒戲。凡不錄於經方及本草者。幸勿入方。陳唯唯不能答。先生遂定方。用熟地肉桂等。陳與病家皆難之。先生毅然曰。如不信。啜二之一。夜半知。明日繼進。失事抵吾命可也。如其言。盡劑而安。由是論者翕然。僉謂先生之學實有本矣。今略述其他治案。以備觀覽。朱保三觀察病。脘痛吐涎水。脘中瀘瀘。得嘔而快。西醫治之不效。先生曰。此水飲傷胃也。乘

其元氣未虛。尙可攻逐。用半夏黃連乾薑腹皮茯苓枳實竹茹控涎丹。服後瀉出冷水嘔即平。復用荅桂朮甘加椒目數劑。脘舒溲行。尙有嘈雜。用芩連橘半桂芍蒺藜杏仁。通降抑木而瘳。丁姓溫邪大熱大渴。煩躁神昏。紅疹隱約。醫用羚羊牛黃等劑不應。先生眎其目不瞑。知有痰濁。加遠志竺黃。病不減。再診舌絳中有薄白。時噯氣肢冷。知爲溼遏熱伏。改用三仁去朴。加黃芩知母菖蒲。躁悶大退。紅斑遍發。用化斑湯重用犀角石膏而瘻。龔氏婦歎嗽吐血。咽痛失音。內熱口燥。諸醫投養陰法無效。日羸削。先生詢其病得之感寒。瞿然曰。此諺所謂寒包火。投麻杏甘膏。蟬衣象貝桑葉茯苓黑梔藕節。欬退音清。繼進清咽甯肺。而安。滙豐司賬勞某。不寐經年。某名醫謂虛陽不斂。投養陰法及珠粉。屢服二十劑。胸悶胃鈍。仍不得寐。先生曰。此痰火也。予溫膽湯而瘳。楊子謾。溼溫三候。汗痞不得暢。背脊惡寒。熱勢起伏。群醫束手。先生曰。此宜堅壁清野法。勿犯穀氣。以鬱金杏仁桔梗藿香薏苡通草滑石半夏等連服。使邪與溼分。氣行汗

暢而愈。粵商林不納不饑。便閉四旬。一行醫。謂陽虛進菶。蓉肉桂及半硫丸。仍不效。先生曰。此胃陰虛也。投甘涼而痊。巨商丁劇飲後。醉而不醒。搐搦痙厥。醫謂夾陰傷寒。先生曰。此酒熱引動肝陽耳。與鹹降法一劑知。二劑已。督學龍湛霖患不寐。他醫初投溫補。繼以育陰。皆不驗。先生曰。此痰熱內阻。心腎不交也。用璫珮珠母龍齒羚羊膽星半夏瓜蔞竹茹。二劑病失方維卿痢劇發呃。七日夜不止。將治木矣。先生診其脉沉弦。審知有脘痛。病用瀉心加黑白丑丁香。一劑呃止。復用清六飲加二苓苡滑香砂琥珀。痢亦止。長子念恃太陽穴發一小瘡。忽自潰。血如泉湧。射數步外。氣逆神脫。先生命以鮮豬肉一片帖之。血止而甦。有患血證者踵治。先生一診。卽揮之去。曰死在頃刻矣。其人出血潮湧。斃於門首。凡先生治驗。就所知者止此。及門百人。或更有悉其詳。及神於此者。要其剖析豪鉅。洞澈癥結。原本經論。超然神解。不外乎此。嘗論中醫氣化之說。誠不。如毆西。血輪黴菌之學。爲明確可睹。然經歷千載。循其道。莫能廢通乎其微。則

肺腑可語。蓋精神之用。非機械之用也。宗教家之上帝。科學家之點。哲學家之真。雖似空言。皆由經驗中。攷察而得者。醫理猶是。然非精思博覽。貫穿旁覈。經以閱歷。緯以實驗。曷克臻此。學術淪喪。醫法尤頽。市井之流。殺人成業。或墨守拘墟。轉轄乖迂。雖云稽古。實乖當今。醫難言哉。廷竽孤吹。南郭潛遁。濫服殊死。魯遂一儒。不學之誚。甯醫然耶。先生卒年六十餘。至今稱張氏醫法。

蕭蛻曰。予二十七歲時。負笈先生門。觀其丰神清峻。音詞朗鬯。輒心儀之。以爲近世傑士隱於藝者。豈偶然也。醫雖小道。非有高世拔俗之想。輕財重義之風。不可以言深造。先生治病。遇貧賤者。不取一錢。皆隨手效昆季八九人。皆早世。卵翼羣從。各有名業。清光緒間。詔徵天下名醫。諸貴人推轂。先生力却之。凡此皆人所難。即其志可以審其藝矣。

張聿青先生傳

門下士江陰吳文涵撰

先生姓張氏。諱乃修。字聿青。江蘇常州郡人。父某夙工醫。清中葉時。以戎守駐無錫。彬彬儒雅。邑人士爭親愛之。遂家焉。先生生有異稟。出就外傅。聰慧異常。兒博覽經史。通曉大義。遭時之亂。承家學爲醫。會太平軍帥濟天義。病聞。戎守名。令監軍某強致之。先生亟尾追六七里。偕至軍中。侍父察脉定方。從容而返。時先生年十有七云。同治某年。錫邑恢復。先是錫人之避寇者。多聚居梅里。好義者設粥廠以拯。至是將移於城。難民無處可歸。往往聚哭。先生惻然憫之。知縣楊秋苑。辦釐捐於梅里。先生商諸楊籌資雇船而已。則隻身護送。天大雪。跼處船梢。以被蒙面。被雪盈數寸。先生一無所苦。其見義勇爲如此。難平後赴試。江陰。號舍低濕。得末疾。歸而屏制舉業。銳志攻醫。名其齋曰師竹。年餘不窺園庭。以金匱玉函爲宗。而別取劉李朱薛諸家論著。以資考證。嘗謂讀書宜知扼要。尤貴闕疑。臨證慎思明辨。毋隨衆爲疑信。於疑難症不可輕心掉之。宜別出。

心裁。以蘄其效。居錫數十年。醫聲翕然。門下士從遊者日益衆。平居好讀扁鵲倉公傳。嘆謂及門曰。醫之失其傳也久矣。史公傳倉扁原診用藥。經緯井井。即後人摸索可識。而范書陳志之稱華佗。乃獵取怪誕。以神其說。技術曠昧。而史傳之荒略。因之蓋醫之失其傳也久矣。先生妙解經脉。治病必探其本。皆隨手效。貧者或不持一錢。以故數百里間。造訪者踵相接也。今夫人平居意氣相矜。許輒自以爲不輕然諾。藐千金如脫屣。一旦厚實當前。而義利之辨。遂若卒卒焉。有所不暇顧者。是何其風俗之媿。而財貨之奪人。至於若此也。有嘉善陳氏婦。病咯血。就診舟泊河干。間日一至。至則躊躇不竟去。使人問之。則曰。妾夫習計然之術。在吳中十年。積有五千餘金。不幸物故。膝下僅一弱女。妾又善病。無戚屬可依。日來觀君行止。知是長者。欲以弱息及微貲相託。先生婉却之。爲其女擇配於錫。卽今王某婦也。又有古吳大姓媼。挾巨貲就君。欲以公子爲義兒。先生亦峻絕之。卽二事以觀。先生之臨財不苟。與少年時之見義勇爲。其律身

制行超卓磊落。吾知百世之下。必當有聞風興起者矣。晚年厭囂。更號且休館主。僦居海上。求治者仍踵至。旅滬十餘年。治愈奇難症無數。精思卓識。時論推崇。光緒間徵召明醫。諸士紳擬荐。先生以年老辭。乙巳十月卒於滬寓。春秋六十有二。遺著有醫論治案若干卷待刊。及門者殆百人云。

文涵曰。人之度量相越。胡可以道里計哉。先生以曠世之才。壹志於醫。視其氣宇軒昂。議論雄辨。蓋豪俠士也。及其診脉處方。每一語出。傾人肺腑。沁人心脾。又何見之精而效之神也。扁鵲之見垣一方。孫子心小膽大。先生其庶幾乎。先生內行修備。昆弟早世。撫某遺孤。皆得成立。錫之人至今稱之。蓋其篤於倫紀。明於大義。當世士大夫或有難能。然則先生豈第醫之足稱乎哉。

例言

一。是編次序先外感次內傷次雜病古則取法金匱近則以準繩醫通諸家爲準。

一。每病以主病爲綱而相類者附之如類中附於中風門是。

一。六經病總名傷寒而東南之區真傷寒少溫病爲多內經云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南陽於中風傷寒後即繼以溫病風溫兩條難經則云傷寒有五竊謂傷寒與溫病南北對峙傷寒可以該溫病溫病亦可以該傷寒。在冬爲冬溫在春爲風溫在夏爲溫熱長夏爲溼溫交三伏後則爲伏暑在秋爲秋燥俗亦謂秋溫此就時令言之也。南陽則以溫病之重者爲風溫今人亦或謂之伏溫故以風溫爲溫病之提綱而冬溫溫熱秋燥皆附之惟溼溫與伏暑截然不同另立專門鄙陋之見向所得諸師承加以數年之涉獵略述編次之意如左。

一平時論著。及改竄門下之作。先師向有編訂付刊之志。而未竟厥功。原稿爲哲嗣借出去歲。哲嗣云亡。追尋不得。姑將舊抄若干篇。附於本案之後。片鱗半爪。不忍拋棄。匯而集之。不惜詰譏於大雅也。